

民族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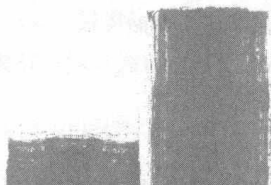
钱穆

/ 著

非外借

民族与文化

钱穆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与文化 / 钱穆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221-15238-1

I . ①民… II . ①钱… III . ①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 ①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2683 号

著作财产权人: ©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 独家出版。

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 未经著作财产权人书面授权, 禁止对本著作中文简体字版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民族与文化

钱 穆 / 著

出版监制 刘 峰 祁定江

产品经理 方 理

责任编辑 祁定江 陈 滔

特约编辑 庞 莹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排版制作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室 A 座)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0 册

印 张 6

字 数 110 千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书 号 ISBN 978-7-221-15238-1

定 价 31.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增订版序

余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属同一本体。中国人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面不可指，不可见，即其体。阳面乃可指可见，斯其用。故言“阴阳”，犹言“体用”。先秦道家则谓之“有无”。凡属用处可见处，即道家之所谓“有”。凡属其体不可见处，则道家谓之“无”。其实无处即指其同处，而有处则乃其异处。故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乃有之始，即其异处。其本则出于同，亦即出于无。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其异处可见处，故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则在同处，即无处，不可见处，故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体用，先秦道家喜言体，每轻视其用。儒家则好言用，每少言体。如言性，即近于体，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习相远。”习易见易言，即可谓性体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即言体，学与习则性之用。《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语即曰：“学而时习之。”此“学习”二字，乃用非体，可见又

可指。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趋，即其学与习，亦即用。如有所立卓尔，立者其体，道家所谓玄之又玄之同处，实即无处，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称孔子谓“圣之时”，但不言圣之常。因“时”有异可见，常则大同无可见。此异乃道家所爱言，而孔子则多避去而少言。

《易传》后起，乃和会儒道两家以为言。故其言“太极”实即“无极”。极乃言其同一极端，亦犹言无。故后人又言无极而太极。言太极即犹言大同，亦犹言无极，此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

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文章，即人生用处，礼则其体。博处即其异处，而约处则其同处。人生同处在礼，斯则可视而见，指而知，犹今之言具体。孟子始言性，性实一抽象，非具体。后儒如南宋朱子，乃谓“孟子粗，颜子细”，即指此等处言。然则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虚处。荀子乃继之言性恶。然后儒乃谓“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恶。荀子著书最首第一篇为《劝学》，此则其大醇处。《论语》二十篇，开首即曰：“学而时习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此一“学”字，乃孔门教人醇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吾学不厌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处劝学。孟子虽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学，故曰：“乃

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后起宋明儒如陆、王，则好言性，而忽于言学，流于不慎，斯失孔门之真传矣。

今再言“体用”，此二字连言，乃始见于东汉时魏伯阳之《参同契》。亦可谓以前儒道两家少言体，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与用，皆具体可指。颜渊则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所立卓尔，此即后人所言之体字，而其字不出颜子之口。孔子亦仅曰：“民无得而称焉”，或曰：“民无得而名”，皆不用此一体字。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犹言心之体。但言矩而不言规，不如庄子乃言圆，而曰“执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圆之中心则虚无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据。《易传》后起于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为言，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故具体与抽象，乃儒道两家立言宗旨大异处，斯则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腊哲学家言真理，则不仅无矩可守，亦且无规可寻，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师则具体，而真理则仅抽象。离其具体而仅言其抽象，则唯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有之。

西方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体，不抽象，故唯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与议论之余地。如言科学，则既不抽象，亦不具体，乃只于具体中求新求变，更无一故旧之可尊。

今言中西文化之相异，则西方如宗教言天堂与上帝，似皆具体外在切实有据，但只可信，而不贵有证。如科学，则可用可行，而不贵有本。要之，此两者非生命性的，而其真实生命则为个人主义，太短暂太狭小，不可大又不可久。中国人言性，则求其真实人生之可大而可久，而绝不于生命外他求。此则中西文化之相异，亦即中西人生之相异，同时乃见其民族文化之相异。今国人唯求一变故己之常，唯西方是慕是求。此依中国古人言，乃有己而无天，有人而无己。而其心中之人，乃专指西方人。实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或可称之为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与中国民族性相距实大而远，不知究将何以为学？恐非再有圣人起，亦无可指导吾人以可循之规之矩矣。其然岂其然乎？吾诚不禁其慨乎以思之，慨乎以言之矣。

一九八七年一月，欲再版重排此集，曾细读一过，心有所感，略有增修，而作此文。后因故未及付排。今年重印此集，再读此文，因取其为增订版序。

一九八九年九月钱穆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五

自序

去年冬，“国防研究院”约我讲“民族与文化”这一课程。我虽自审不胜任，终于勉强答应了。今年三四月间，“国防研究院”开来该课程之纲要，要我限时先写一讲义。我正在百忙中，不能竟体写下，只得分章分行写，写了几章几行，可以随时停下，捉些闲暇，可以随时再往下写。讲义写完，但我的授课时间展后了，直到九月间，始匆匆赶去上堂。一连三天十堂课，我事先和临时，又都没有好好准备，又因已写了一篇讲义，上堂时，想不要依着讲义逐章逐行讲去，便随口随心，只照讲义上所提要点另作生发。讲完后，又承“国防研究院”把我十堂所讲记录下来寄我看。但距离我上堂时间又已两个月，我当时所讲，追忆不真，只能就记录稿随文修正，删去一些太芜蔓处，便成此篇讲演辞。

我既惭对此课程不胜任，又恨不能做好准备，希望读者能把我讲义和此讲演辞一并看，庶乎我心下所想要讲的，比较能更显露些。至于其间疏陋失当处，则更盼望读者能赐我以指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钱穆谨识于九龙钻石山寓庐

目 录

增订版序 / 001

自 序 / 005

讲演辞 / I

第一篇 绪 论 / I

第二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 II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 12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形成 / 26

第三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 55

第一章 历史的领导精神 / 56

第二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 70

第三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 94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 / III

第四篇 结 言 / 131

讲 义 / 135

上 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 / 135

第一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 / 136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结构 / 143

第三章 中华民族发展之经过及其前途 / 149

下 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 / 157

第四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 / 158

第五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 / 167

第六章 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 / 172

讲 演 辞

第一篇

绪 论

(一)

诸位先生：今天我来讲的题目是“民族与文化”。这个题目，可说是有关国防方面最大的一个题目。为什么呢？我们拿现代这一个世界来讲，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由西方人发现，也可以说是由西方人主宰着的。但是西方人到二十世纪开头，内部就已发生了破裂，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一个“民族自决”的口号，这可以说就是旧历史与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怎样叫做“民族自决”？最近几世纪以来，西方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正盛行。他们抱着一种所谓民族的优越感，认为只有白种人是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不是野蛮就是半开化。这许多野蛮人或半开化人，照理该由优秀民族来管、教。他们的管理，就凭军事。他们的教育，就凭宗教、耶稣与上帝。这种观念，在他们不觉有什么不合理。而循此向前，大家就拼命来争取殖民地。由于争取殖民地，而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在这个大战中，除了欧洲诸国以外，还有许多来自亚洲、非洲各地的所谓野蛮人或半开化人，也加入了战争。这可说明，欧洲的帝国主义，虽其存心在灭人国家，甚至灭人种族，可是亡了国的固然多，灭种的究竟少。国家是不存在了，民族还是存在着。只要有历史，有文化，这一

民族是消灭不了的。

怎样叫做民族呢？我们很简单的可以说，只要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这种不同，便是文化的不同。由于文化不同，就形成了民族不同。欧洲人经过几百年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后，或许在他们内心里，也渐渐感觉到有所谓相异民族与相异文化的存在。因此才有“民族自决”的口号提出来。既然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就该有一个自治自决的权利。从这个口号提出以后，现在不到五十年，我们只要看大英帝国变成了联合王国，这就是历史大转变一个显明的例子了。我们这样讲法，就已从“民族”二字同时讲到“文化”二字。我们认识一个民族，就是认识了一个文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有一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名《西方之没落》。这书是战前的稿子，战后才出版。这本书在欧洲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我们中国还没有译本。他认为文化也有一种生、老、病、死的过程。同时他认为西方文化到了现阶段，已经是一个没落的阶段，就要走到死亡的边缘上去。这是西方人开始对他们的文化发生了不自信和悲观的一个看法。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发生悲观，同时也就慢慢看到对方的、别人的文化。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私人著作，然而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内心的转变。

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世界新趋势，我们不妨

提出两句话，第一是“民族共存”，第二是“文化交流”。世界上既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只能求其共存，不同的文化只能求其交流。这是历史的大趋势，现代史已经走上了这个方向，因此才有所谓联合国。联合国的旨趣，也就是要求民族共存和文化交流的。或许好多人并不这样讲，然而事情早已在那里这样表现了。

（二）

在这个世界大潮流之下，另有一股潮流，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称为马列主义。所谓马列就是马克思和列宁。马克思的一套历史观，是渊源于德国黑格尔历史哲学这个系统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负有很高的声望，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由我看来，西方哲学，可说向来都是悬空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才从悬空的哲学落实到人类历史上来。凭这一点，他在西方思想界应该有他了不起的贡献了。但我们中国人一向走平实的路，一向喜欢脚踏实地，并不看重悬空的理论。因此我们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毛病还是很大。中国人是从历史来讲出一套哲学的，并不是先有了一套哲学用来写成历史、解释历史的。

黑格尔的哲学我们暂不论，他讲历史却可谓荒唐已极。他认为世界人类最优秀的是日耳曼民族。世界文化演进，最

低级在东方，因太阳由东方转到西方，所以文化也从中国开始。中国最不行，慢慢走到印度，到希腊，到罗马，再到日耳曼民族，这才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这种说法，一个国民学校的小学生也该知道是讲不通的。然而在西方，不仅德国人崇拜黑格尔，英、法诸国人大家都崇拜黑格尔。为什么呢？我想黑格尔所讲日耳曼民族最优秀，其他虽不是日耳曼民族，至少总同是欧洲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也就无异说欧洲人是最优秀的。人类文化演进到最高一个阶段，就是他们欧洲人，这是当时欧洲人一个共同的见解。到今天，已经不这样了。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又进了一步。马克思好像是从历史来讲哲学，不从哲学来讲历史。那比黑格尔要高明些。在马克思的时代，十九世纪，正是自然科学独霸一时。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自然科学就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自称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所谓科学，只能有一个真，不能有两个真，二加二等于四，不可能等于三，或等于五，以一概万，没有例外，这才是合乎科学的。而马克思本身是一个犹太人，犹太民族是全世界民族中最特别的。有犹太人、犹太社会，但无犹太国。犹太人流亡散处在世界各地，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里，不讲到民族相异、文化相异，却和耶稣一样，只讲天下人生活的一般性、大同性，这才产生了他的唯物的哲学。他看历史，是共同的、必然的，只有一

条线。他从社会形态来讲历史，从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再变成共产主义社会，只有这一条线。这个讲法，比黑格尔的“正反合”似乎更落实些。黑格尔是在讲哲学，马克思是来讲历史了。

照马克思讲法，人类历史，古今中外，都逃不了这个进程，这个变化。所以他不须讲国家，不须讲民族，只要讲社会，社会只有这几个阶段几个形态。如果你讲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艺术爱好、思想方法，这一切一切，我们讲的所谓文化，他说这是跟着经济条件、生产方式而变的，经济条件、生产方式是最根本的。他把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二者配合起来，因此在他的看法中，全世界人，无所谓白种、黄种，也无所谓日耳曼民族、其他民族。他没有这种分法。他只说，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抑是封建社会。这人是属于资产阶级，抑是无产阶级。他对古今中外整部历史，都拿这眼光来看，所以他认为没有一个社会会没有阶级。他不是说这人是在某民族、某文化之下，而说这人是在某个社会、某个阶级之下，他的历史观因此可说是世界性的。在这种观点之下，绝对是要来一个世界革命的。

今天赫鲁晓夫说，两种政治制度可以和平共存，可是将来最后定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这番话，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的心中，那是一点也不错的，他应该有这样一个看法。

在我们自由世界讲历史，其中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历史观。我们要问一句，既无相异民族之存在，又无相异文化之存在，今天的所谓联合国，又有什么意义，又怎样能有一个和平共存的可能？

我们必然该承认各自有一个国防，但国家的主要因素在民族。今天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大潮流所趋，已经到了民族国家的时代。以前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国家，如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等都垮了，我们所认为的国家，主要应从民族来。

在马克思以后有俄国人列宁，他是第一个由无产阶级起来抓到政权的。列宁又在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外，加上一句“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一句口号是从列宁开头，不是从马克思开头的，这就使列宁有资格和马克思并列了。

上面我们讲过，世界的大潮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自决的时代抬头，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时代已经没落了，而共产主义这一股潮流，则正是凭借与利用了这个历史大潮流大趋势而存在、而发展。打倒帝国主义正是今天的大潮流，正是此下新历史的大正统。在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之下，不容许有民族自决，这仍是不承认有平等和不同文化之存在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维埃快要垮台了，那时的斯大林所提出来宣扬而凭之以抵抗德国的，也还是民族主义。即此一端，也可见何者是历史的真路向了。